



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

# 不断革命夺高产

——湖南省岳阳县筻口公社

农业出版社



[illegible]

中共湖南省岳阳地委会編著

[illegible]

## 内 容 提 要

湖南省岳阳县新墙河上游沙港和游港两条支流汇合处,舒展着一大片土地。在这片土地上,聚居着两千八百多户人家,一万一千一百多口人。这就是簕口人民公社。

解放前,簕口是个“下雨水为害,天晴旱成灾”的地方。常年遭受渍、旱、涝灾的威胁,生产很不稳定,粮食产量只有三、四百斤。

解放后,簕口变了样。一个水库、水塘、渠道、河港相连的排灌网出现了,光秃秃的山头长起了草木,漫长的河岸修起了堤防,河水不易泛滥了,干旱不能肆虐了。粮食获得稳产高产。

本书介绍了簕口人民在党的领导下,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,依靠集体经济的巨大威力,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,十年来坚持治水、治山,建设稳产高产农田,改革耕作制度,推行新技术的具体经验。

## 不 断 革 命 夺 高 产

——湖南省岳阳县簕口公社

中共湖南省岳阳地委会编著

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老钱局一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4144.219

1966年1月北京制型

1966年1月初版

196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,001—30,000册

开本 787×1092毫米

三十二分之一

字数 30千字

印张 一又八分之五

定价 (7) 一角三分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引 言.....       | 1  |
| 二、分期分批，治山治水..... | 5  |
| 三、广种双季稻.....     | 22 |
| 四、破除迷信，大胆革新..... | 31 |
| 五、种子年年革命.....    | 42 |
| 六、大力发展耕牛.....    | 44 |
| 七、不断革命，乘胜前进..... | 48 |

## 一、引 言

浩浩蕩蕩，一望无际的洞庭湖，不知有多少大大小小的河流，流向它的“心脏”。其中有一条叫新墙河。就在这新墙河的上游，沙港和游港两条支流的汇合处，舒展着一片平坦的土地。在这片土地上，聚居着两千八百多户人家，一万一千一百多人口。这就是湖南省岳阳县簕口人民公社。

解放前，簕口是个“下雨水为害，天晴旱成灾”的地方。全社一万二千多亩耕地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产极不稳定，粮食常年亩产量只有三百到四百斤。

簕口西南三面环水。由于河流年久失修，河床淤塞，每逢大雨，河水猛涨，四处泛滥，肥沃的田野，一下变成了汪洋世界，人们忙着抢险抗灾；雨停了，河里的水也不见了，只剩下一片白茫茫的沙洲，人们又忙着抗旱。这样一年又一年，形成了历史性的旱涝灾害。靠东北面，有百来个小山头，形成一片小丘陵。这些山，都是草木不长的崩山，每逢下雨，雨水夹带着泥沙，直冲而下。山下一带的农田，水冲沙压，逐渐变成了荒废的沙丘。那时候，簕口人民就是这样遭受着渍灾、旱灾、洪灾的威胁，一年四季被恶劣的自然环境折磨得喘不过气来。

那时候，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簕口人民，是多么渴望这片肥沃的土地，有个美好的收成啊！可是，在旧社会里，絕大部

分土地被地主、富农掠夺去了。广大劳动人民被他們压榨得直不起腰来。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凭仗着沙、游两港的天然屏障，在这里盘踞了七年。那时候，外受鬼子的奸淫擄掠，內受汉奸、土匪、地主、富农的敲詐勒索，逼得人們連命也活不过来，怎能实现自己的願望呢！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盼来了共产党。一九四九年秋天，洞庭湖畔升起了解放的大紅旗，人民喜見天日了。一九五〇年，簞口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进行了土地改革，打倒了封建地主阶级，夺回了自己心爱的土地；一九五四年冬天，他們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，組織起来，并先后成立了二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；一九五八年，这些农业生产合作社自动联合起来，敲鑼打鼓，成立了人民公社。

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一九六四年，是簞口人民組織起来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的十年，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紅旗，思想不断革命，生产不断发展的十年。十年来，集体化的道路越走越寬，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甜，山河面貌的变化越来越大。

湖南的秋天，每年总要出現規律性的秋旱。可是在簞口，自然界給人們制造的这一道难题，已經无法显示它慑服人的威力了。即使象一九六三年那样历史上少見的百日大旱，这里仍然是沟渠纵横，綠水盈盈。特大的灾害，不再給簞口人民带来飢餓和死亡，人們仍然为丰收而欢笑。这一年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八百一十一斤，提前实现并超过了《全国农业发展綱要》規定的指标。

冬天，在北方是，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万物雕零的季

节。然而在洞庭湖畔的簕口公社，晚稻收割以后，紅花草子、油菜、小麦、蚕豆苗都长起来了，郁郁葱葱，生机遍地，大地刚刚卸下金色的艳服，又披上了翠綠的新装，到处显得生气勃勃，热气腾腾。

簕口的春天，則更具有一种独特的风味。大片的草子，长得又深又厚，象一床綠色的地毯，覆盖在大地上。再加上紅花点点，配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彩画。

十年来，心灵手巧的簕口人民把山河打扮得如此美丽多娇；可是大地也沒有辜負人們的一片深情厚意，它給人們的貢獻，也一年比一年增多了。

十年来，簕口的粮食、棉花、油料的总产量和亩产量都得到了成倍的增长。从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，經受了多次严重自然灾害的考驗，粮食生产稳定上升，亩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一，总产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八。从一九六三年以来粮食亩产連續超过《全国农业发展綱要》所規定的指标。一九六三年是八百一十一斤，一九六四年八百三十斤，一九六五年达一千斤，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六。一九六四年亩产皮棉九十二斤，比一九五七年增长两倍。

十年来，簕口不仅是五谷丰登，而且是六畜兴旺。一九六四年，每十二亩田有一头耕牛，每一亩半田有一头猪。

十年来，簕口人民建設集体家底折算金額有五十五万六千元。近几年来，添置了抽水机、榨油机、脫粒机等大型机械四十五台，大型农具三百八十多件，新建倉庫三百八十九間、牛栏二百一十一間、灰粪屋二百九十五間、小学校舍八栋。一九六四年还儲备了粮食三十万斤，积累資金十六万五千元。簕口

的集体家底越来越厚实了，集体經濟越来越巩固了。

十年来，箕口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。一九五五年，每人平均口粮四百一十斤，純收入四十二元；一九六四年，每人平均从集体分回口粮五百四十斤，純收入七十七元。

十年来，箕口人民的文化生活，有了很大的变化。現在，全社办了一所普通中学，一所农业中学（半农半讀），十七所小学，凡适齡的儿童都入了学。每个生产队都安装了有线广播器，世代代耳目閉塞的箕口人民，現在能够在工余飯后，收听国家大事、世界大事了，能够欣賞許許多多的革命文艺节目了。

箕口人民虽然每人只占有水田九分八厘、旱地一分六厘，但是十年来共向国家交售粮食一千八百一十八万斤，每人每年平均一百八十来斤。其中，前五年每人每年平均交售一百一十四斤，后五年每人每年平均交售二百四十二斤。一九六四年，每个社員向国家交售粮食二百六十六斤、棉花六斤、紅花草子二十斤、猪肉十六斤，还有油料、蛋品等农副产品。箕口公社按人平均占有的耕地虽然一年比一年略有减少，但是，对国家的贡献和社員的收入，却一年比一年增多了。

十年的時間不算长，箕口人民仍然居住在这片平坦的土地上，可是，几千年来披枷带鎖的土地，一旦回到了人民的手里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啊！

十年来，箕口人民所走的道路也不算太短，而且是多么坎坷不平啊！他們每迈出一歩，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，不知經历了多少曲折的斗争！

## 二、分期分批，治山治水

箕口解放了，地主、富农被打倒了，土地回到了人民自己的手里。多少年来，人們盼望有个好收成的日子就要到来了。可是，好收成不会自己来，还得靠人去爭取。能不能爭取呢？怎么个爭取法呢？党员、干部、群众，会场内、禾坪上、田野里、炉火旁，到处議論紛紛。

有人說：“人是穷的，山是烂的，田是瘦的，河是干的，有了土地，还是空的。”

也有人說：“箕口生成是个‘落雨三天，人往楼上爬，晴了三天，人往車上爬’的旱涝灾害地方，天老爷不助陣，今世莫想有个好收成。”

但是多数人不是这样的看法。他們說：“地主、富农是活的，又恶毒，又狡猾，也被我們打倒了。水再恶，山再烂，总是死的，怕什么！”

大夥說：“是呀！如今有了党的好領導，只要我們貧、下中农組織起来，齐心协力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”

党組織从群众的議論中，清楚地認識到：推翻了阶级敌人，只是为发展生产开辟了道路，創造了条件；但是，自然界的敌人还没有被打倒，要实现发展生产的要求，还得領導群众，組織起来，和大自然作斗争。

一九五四年，箕口遭受了特大的大洪水灾害。这一年，連續九次被淹沒。洪水，掠奪了人民的财产；洪水，也当了人民的反面教員。它告訴人們：必須組織起来，战胜洪水，战胜干旱，

改造烂山，才能有个好收成。就在这年冬天，箕口人民在貧、下中农的带动下，紛紛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，組織起来，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。

个体的劳动农民，一旦加入了集体，就形成了一支劳动大軍。这支大軍在党的领导下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向大自然开战了。按照党委的战斗部署，头一个战役是修河堤。

### (一)

箕口的河岸，从东南到西北，全长四十里。过去河岸上住着千家万户，誰家想修堤也修不起。即使地主、富农，也只能在自己的田头上修一条小土埝。这样的土埝，挡洪水不起作用，却給貧、下中农带来了成倍的灾害。洪水来了，貧、下中农沒有土埝的田，首当其冲，既被水淹，又遭沙压。新庄大队貧、下中农协会主席方新仁，这个活了五十多岁，却做了三十多年长工的老雇农，一九四五年，他的老伴見他年年做长工，年年衣不蔽体，食不飽腹，劝他租几亩田种一年試試看。好容易向地主租到了靠河边上的六亩田，东求西借，凑了一点本錢，加施肥料，一心想奔个好收成。夏天，正是禾苗生长旺盛的时候，洪水来了。真是水火无情啊！方新仁种的这几亩田，中間冲了一条深沟，两边又象小沙洲一样，一年的希望，就这样被洪水冲掉了。田还种不种呢？他心想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未必明年又遭大水？再种一年試試看。地主見他想种，也主动借給他粮食，想利用他把田修好。一个人，挑沙、填沟、修复田塍，整整干了一个冬天。隔过年只有三天了，田修好了，可是粮食也吃完了。再借一点吧！狠心的地主不肯；亲友呢，也和自己一样困难。有什么

办法呢？只好放弃了种田的打算，带着家室儿女离乡别井，逃荒去了。旧社会是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在外逃荒八个月，还是无路可走，只得又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可是家乡还是地主、富农的天下，还得給他們当牛馬！过去，方新仁的道路，也就是所有箕口貧苦人民悲慘的道路。

現在，英雄的箕口人民站起来了，組織起来了。他們不願再作自然的奴隶，毅然向大自然开战了。

党委的同志們，扛着大紅旗上了陣。

农业社的干部們，作为一支先遣队伍上了陣。

仙安大队的富农刘松梅散布謠言說：“我們刘益屋場是个排形，排在水上，水涨船高，修堤会要破坏风水呀！”貧、下中农說：“那是你們地主、富农的风水，我們貧、下中农信不着，我們信的是共产党。”刘益的貧、下中农上了陣。

大柳大队的富裕中农汪奶和說：“我們黎汪家，前面有小港，后面有大塘，遭早有水車，倒堤盖不上沙，別人要修我們不反对，別人不修我們也不着急。”貧、下中农說：“你那是学的地主、富农为富不仁的一套，我們穷人，天下农民是一家。”黎汪家的貧、下中农上了陣。

当时箕口总共八千多人，就有五千多人排除种种困难，冲破重重障碍上了陣。

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，最惹人注目的还是方新仁一家。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，背着鋤头，挑着簸箕，挺着胸膛，走在队伍的最前头。

数九寒天，北风呼嘯，战斗在沙港、游港河边的箕口人，却个个渾身是汗。干部們，打先鋒，出工在前，收工在后。貧、下中

农，巴不得一个抵两个，一天当两天。挑土的定额是一个劳动日挑两方，已经五十多岁的方新仁，却一天挑了四方三。干部见他年岁大了，劝他休息一下。他说：“过去修不起堤，我们穷人加倍遭灾还不算，还要受地主、富农的气、受地主、富农的逼。如今只要有堤修，就是用尽我的力气也心甘。”贫农的儿子李国防，挑着石头，走在结了冰的河边上，一不小心滑倒在河里，腿跌伤了，衣服湿透了，干部劝他休息一下，他说：“老年人这样卖力，我们年青人还不学样。”换上干衣服，又干起来了。

日子过得真快啊！转眼又是春天了。江南的三月，莺飞草长，鸟语花香，人们又转入了紧张的春耕生产的战斗。

江南的春天，是多雨的季节。人们虽然整天忙着生产，但心里却在想着没有竣工的河堤，能不能顶得住河水的泛滥呢？干部们在担心，贫、下中农在担心，分工看守崇福寺一段河堤的方新仁在担心。他一天跑几次，要是落雨的晚上，就干脆通夜守在河堤上。口里总是念叨着“该不会出问题吧”？天老爷好象在故意和他作对，问题果然出来了。而且偏偏出在方新仁守护的一段河堤上。堤基底下穿了洞，水一股股地往内涌，情况十分紧急。干部们赶来了，陈全方屋场守堤的贫、下中农社员全部赶来了。

洞穿在什么地方呢？有多大呢？方新仁站在堤上望着堤下，急得满头大汗，干部们、贫、下中农们也十分焦急，可就是没办法。

有个别本来就不积极修堤的人，在说风凉话了：“辛辛苦苦挑一冬，菜篮提水一场空，这是修堤的好下场呀！”

地主、富农也乘机煽风点火了。地主柳仁选从村前跑到村后，到处通风报讯：“河堤穿了洞，靠不住了，我看不倒便罢，一倒，箕口垸里不堆成一座山，就要冲成一条河，还有房子、人、畜都会一瓢交。”

方新仁一听到这些话，心里又气又恨。过去，恶毒的地主，无情的洪水逼着他离乡别井，流落他方的悲惨情景，又一幕一幕呈现在他的眼前了。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决不能让仁选跛子看险，决不能让地主、洪水再逞威风。有人在，就有大堤在。”他找到一根楠竹篙往水里一插，和衣带水，顺篙而下，泅到水里去了。这样急的水，能顶得住吗？漏洞能找得到吗？站在堤上的人，为他捏着一把汗。过了几袋烟的工夫，方新仁上来了，好容易将漏洞找到了。可是，洞口又大又深，水流又急，怎么堵呢？干部见漏洞找到了，立即组织堤上的社员进行动员，说明情况严重，要立即拿出树桩、门板、麻袋、棉絮来堵塞。方新仁说：“保堤如保命，这堤是我们贫、下中农的命根子，莫说只要麻袋、门板、棉絮，就是要命，只要能保住大堤，我新仁也舍得。”“是呀！保堤如保命呀！”方新仁说完，回头就朝屋里跑，把自己床上的棉絮、楼上的车帘、麻袋统统搬上堤来了；陈全方屋场的十六户，户户都是贫农，男女老少搬着门板、麻袋、棉絮、树桩上堤来了。干部脱了衣服，带头下水打桩，方新仁和许许多多贫、下中农跳到水里，堵门板，送麻袋，一场艰苦的搏斗展开了。河里，咆哮的洪水还未退；村里，地主狰狞的笑脸还未收，可是大堤，却象巨人一样，巍然屹立在河岸上。

箕口人民，用尽一切力量保住了河堤的安全，河堤也给箕口人民带来了丰收的喜悦。一九五五年的秋天，农业生产合作

社的第一个收获季节到来了，箕口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。

丰收，使箕口人民看到了集体的力量，也尝到了修河堤的甜头。

一九五五年冬天，箕口人民乘胜前进，继续开展了修河堤的战斗。经过两个冬春的奋战，蜿蜒四十里的大堤，在沙、游两港河岸上，矗立起来了。从此，洪水——这无缰的野马，再也不能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了，只好按照人们的意志，驯服地流入田野，流向远方。

## (二)

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，箕口人民乘胜前进，又开展了治山治水的第二个战役。

箕口东北面有百来个小山头，形成了数十条小山冲，小山冲又汇集成七条大山冲。这七条大山冲，就象七张吃人的大口，张牙舞爪，对准着箕口平原。箕口社员说：“治河不治山，生产无靠山。种下的五谷，不被河水淹没，就要被山洪吃掉。”因此，箕口人民对治好烂山，决心更大，气势更足。

治山，不比治河，山上尽是红砂岩，天晴一把刀，冬冷一包粉，春雨一来，冲洗得四崩五裂，千疮百孔，真不好对付哩！

党委在组织战斗之前，首先和社的干部，到附近的刘桂大队实地参观、学习，县水利局也派来了技术干部支援战斗。一九五六年秋天，治山的战斗打响了，先从危害最大的烂眼冲开始。这烂眼冲，下面有一条港，原来叫黄家港。由于山上尽是红砂岩，每年经过冬冷风化，春雨一来，山洪夹着红沙，冲到田里成沙丘，冲到塘里变沙洲，冲到港里水断流。泥土被红沙覆盖

了，流水被紅沙染紅了。於是人們給它改了一個名字，叫“紅砂港”。其實這港也是有名無實，港身早被紅沙淹沒了。住在這一帶的農民，是明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。他們要求治好爛山心切，想一下把紅沙制住不再下田。首先在山下邊筑攔沙堤，搞防崩護腳工程。可是剛剛修好，一場雨水，給全部沖垮了。

一些本來不相信能把爛山治好的人，這一下找到了“把柄”。他們說：“敗地是天緣，紅砂港生成了的敗地，還能治好。你看怎麼樣？還不是挑沙塞海，勞而無功！”

地主、富農也趁機造謠生事。地主分子譚新連背着幹部、青年人，在婦女和老年人中放風。他對六十多歲的貧農許明懷說：“這下我們‘紅砂港’闖下大禍啦！”

許明懷問他：“什麼大禍？”

他說：“你還不知道，‘動土傷龍身，滿屋不安寧’。爛眼沖動了土，把龍王爺惹發了氣，將工程沖掉了。這下，紅砂港還不一場大禍？”“趕快求求玉皇大帝保佑清吉太平。”一傳十，十傳百，一些老婆婆、老倌子，一時受蒙蔽，就上山叫家里人回來，不准再上山，因此，治山的人一天一天在減少。黨委了解到這些情況，立即召開了支部會、貧、下中農會、群眾會。在群眾大會上，明星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易錦香問大家：“我們紅砂港解放前打過醮、求過神嗎？”

群眾說：“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解放前不是年年打醮、求神嗎？”

易錦香問：“我們紅砂港總共有九十八戶人家，過去有多少戶討飯的？”

群眾在下邊算着說：“有三十多戶，還有四十多人在外面

做苦工呢！”

易錦香問：“解放后，打過醮嗎？”

一個老倌子忙着說：“就是沒有打過呀！”

“現在我們紅砂港有多少戶討飯的？”

群眾說：“現在還有哪個討飯呀！做長工的也沒有了。”

易錦香說：“是呀！過去年年打醮、求神，年年遭災，逼得我們窮人無路走，只好討飯做長工，天上的玉皇為什麼不保佑呢？解放后，沒有打過醮、求過神，為什麼家家有飯吃，年年有產增呢？”

貧農譚定幫，這個做了半輩子長工的老貧農（現任大隊貧、下中農協會主席）站起來說話了。他說：“過去年年遭災，害得我們家破人亡的，不是什麼玉皇，也不是什麼龍王，那是鬼話，是萬惡的地主階級，是我們門前的爛山。現在，年年增產，戶戶增收，也不是什麼玉皇保佑了我們，而是共產黨、毛主席的領導，使我們窮人翻身作了主，我們可想想過去，看看現在。”

這時，譚明懷站起來揭露地主譚新連的鬼話：“他說什麼‘動土傷龍身，滿屋不安寧’。我听信了他的謠言，中了他的詭計。”大伙一聽，說是地主分子譚新連使的壞主意，大家就質問他：“譚新連，我們問你，你吃我們的血汗還吃少了！過去一年打一次醮，不知剝削了我們多少，如今你休想再搞這一套？”譚新連低著頭不說話。有的問：“你說呀！是天上有玉皇呢？還是你要搞破壞呢？……”譚新連在群眾的紛紛揭發下，知道賴不成了。連忙說：“我認罪，是我開迷信，是我搞破壞，我以后保證老老实實勞動，安分守法，改造思想，再不搞破壞活動了。”會上，

技术干部又向大家解释了工程被冲垮的道理，说明大水冲垮了防崩护脚工程，不是什么龙王发了气，是山高坡度大，水的冲力大，下边受不住。搞水土保持工程，应当自上而下，由小到大，步步为营，层层设卡，山水节节引，泥沙慢慢沉。这样，水的冲力小了，工程冲不垮，泥沙被拦阻起来，不会下塘下田。阶级斗争的现实，把大家的眼睛擦亮了，科学的道理，把迷信思想破除了。

治山的群众运动又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了。这次吸取了教训，先在被水冲洗的山沟里，从上至下，筑土谷坊。可是开头的效果仍然不好，很大部分又被雨水冲垮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干部、技术员、老农结合，对所有的土谷坊逐个进行了检查，发现凡是没有被冲垮的，都是从山下挑粘土上山筑的，中间还夹有草皮；而冲垮了的，有的是用山上的红砂土筑的；有的虽然是用粘土，但是筑得太高，拦蓄的山水太多，流不出去，压力太大，受不住，给冲垮了。于是，总结了前段治山的经验教训，共同制订了几条修筑土谷坊的操作规程：一、要顺着水向，自上而下，每隔3—4尺筑一个土谷坊；二、要用一层粘土，一层草皮，迭起捶紧；三、沟上面的土谷坊，不能过高，也不能过低，一般以6—8寸为宜。至于到了山脚下，几条山水沟汇合处，则修砖谷坊或大型土谷坊；到了山冲里，则修蓄洪堰、小山塘，引蓄洪水，灌溉农田；塘堰周围再修拦沙堤，防止泥沙下塘。群众中有了治山的办法，对治好烂山的信心更加坚定了，工效显著提高了，工程的进展大大加快了。

但是，群众在讨论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烂沟治好了，那些不长草木的山包包，又怎么办呢？要是不治，不又会被水